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前漢紀卷五

漢　荀悅　撰

孝惠皇帝紀

皇帝五月丙寅即位年十六尊高后曰皇太后凡帝母稱皇太后帝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稱夫人又有美人良娣七子八子長使少使之號武帝制婕妤娙娥容華充衣而元帝加昭儀之號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爵比列侯娙娥視中二千石爵比

關內侯容華視真二千石爵比太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爵比中更充衣視九百石爵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娣視七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又有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涓和娛保林良使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賜吏民爵其喪事將軍已下至佐長吏賜金錢各有差六百石已上有罪當刑械者皆容繫之民年七十已上十歲已下

有罪當刑者免之吏六百巳上及故二千石家唯給軍賦役無有所預叔孫通為太常定園陵宗廟及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所作以象天下樂巳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文始舞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舞太祝迎神于廟門外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禮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不以管絃欲使在位者遍聞之猶古清廟之樂也歌再

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既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巳成也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元年冬改諸侯王相國為丞相十二月趙王如意薨謚曰隱王先是太后囚戚夫人于永巷髡鉗之令舂且歌曰子為王兮母為虜終日常舂兮與死同伍相去數千里誰可使告汝呂后聞之曰欲倚弱子耶名趙王欲誅之趙相周昌令王稱疾使者三反王不行呂后乃名周昌周昌至復使名趙王上知太后怒自迎王於霸上夾

與起居數月上晨出苑中獵趙王不能早起太后鴆而殺之周昌乃謝病不朝見呂后乃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以喑藥使居鞠室中名曰人豕名帝視之帝驚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不堪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不聽政事賜民爵初元年故也凡賜民爵所以宣恩惠慰人心必有所由也徙淮陽王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王來朝王上之庶兄也上與王讌飲太

后前置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酌鴆酒令齊王為壽齊王起上亦起太后恐自反危酒王怪之因偽醉而出齊內史令王獻城陽郡以尊魯元公主為湯沐邑太后嘉而許之乃遣王歸國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於蘭陵人家井中乙亥夕始不見本志以為其後趙王幽死之象隴西地震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本志曰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人主微之應夏五月大旱郃陽侯仲薨七月相國蕭何薨謚文終侯初何病上自臨

問百歲之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若君上曰曹叅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何死不恨初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園屋且曰後世賢師吾約不賢毋為勢家所奪癸巳齊丞相曹叅為相國初叅在齊召長老諸先生數百人問以時政長老諸先生言人人殊異膠西蓋公治黃老術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叅乃師蓋公齊國大治初田榮欲叛項羽刼齊處士不預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在刼中及榮敗二人愧之隱居

深山蒯通謂曹參曰彼東郭先生隱居不出君未嘗卑禮下節以求士也願足下禮之參曰諾皆以為上客而齊人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用其策已而羽欲封之亦不肯受封曹參聞蕭何薨告其舍人曰趣治行吾且入相矣使者名參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齊相有隙至何疾所推賢惟參參為相國遵何之政擇郡國吏謹厚者即除為丞相史其文刻深務聲名者輙斥去之日夜飲酒見人有細過專覆蓋之府中無事上怪而問參

不治政事之意參對曰陛下聖德孰與高皇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問陛下視臣孰與蕭何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皇時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具陛下垂拱臣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上曰善民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因寧謐

三年春發京師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築長安城三十日罷以宗室女為公主妻匈奴單于夏五月立

閩越君騶爲東甌王初騶與諸粵俱佐諸侯伐秦騶功未録故立爲王都甌東號東甌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屬一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廐災南越王尉佗稱臣奉貢殞石於緜諸一

四年十月立皇后張氏帝長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爲重親故配帝

荀悅曰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易稱正家道家道正而天下大定矣

姊子而為后昏於禮而黷於人情非所以示天下作民則也羣臣莫敢諫過哉春二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三月大赦天下除民挾書律長樂宮鴻臺災雨血于宜陽一頃本志以為血者洪範所謂赤祥也一曰凡雨血有大誅七月未央宮氷室災丙子織室災本志以為氷室奉供養之饋織室供宗廟衣服皇后之象也天誡若曰皇后無宗廟之德云耳後嗣果絕其于洪範為火不炎上視不明之咎洪範著天人之變其法本于五行

通于五事善惡吉凶之應于是在矣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法律棄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好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亂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水為

貌貌曰恭恭作肅肅時雨若厥福攸好德貌失厥咎狂
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
禍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
木金為言言曰從從作乂乂時暘若厥福康寧言失厥
咎僭厥罰常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虫之孽
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火
沴金火為視視曰明明作哲哲時燠若厥福壽視失厥
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蠃虫之孽

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青赤祥惟水沴火水為聽聽曰聰聰作謀謀時寒若厥福富聰失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青黑祥惟土沴水土為思思曰心心曰睿睿作聖聖時風若厥福考終命思失厥咎霿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腹心之痾時則有黃青黃祥惟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時

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虵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此洪範之大體也

五年十月雷桃李杏棗實常煥也春正月發京師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築長安城三十日罷三月上遊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常獻果今櫻桃始熟願陛下取獻宗廟諸果獻自此始初通秦時徵為待詔陳勝等起反二世詔問羣臣博士羣臣博士咸曰君親無將將

而必誅宜急發兵擊反賊二世怒通進曰令明主在於上法令具於下安得有反賊乎此真狗盜鼠竊耳二世乃按誅諸言反者而拜通為博士出曰幾不免虎口乃遂亡後從漢及天下定通乃名魯諸生學者以定儀法魯名二人不肯行曰公為人臣不忠專面諛不諫苟免今兵革未休死傷者未收乃欲定禮樂公去矣無汙我通曰子真鄙儒不知時變乃去之漢諸禮儀皆通所定然猶草創未能具備矣夫禮樂聖人之所以興化致治

太平之本也本志曰五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宜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及之爲國者一朝忘禮則荒亂及之人含天地陰陽之氣有善惡喜怒哀樂之情人稟異性而不能節也唯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絶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有男女之情有妬忌之心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喪有哭踊之節

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情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缺而淫僻之罪多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訟之獄繁喪紀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衆矣朝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漸起矣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

無怨畏敬則不争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謌詠言鍾石管絃盡其敬意而不多其財賄盡其歡心而不留其聲音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言明王設禮樂之本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謂之聖述者謂之明明王者必因先王之禮樂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人之心稍稍制作至于太

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故稱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三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及其衰也諸侯縱横逾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夫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移人疾是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纖微譙依之音作而民憂思闡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麤厲猛

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寛裕和睦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放之音作而民淫亂故先王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性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奪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於中而發於外各安其位而不相奪足以感動民之善心不使邪氣得襲焉是先王立禮樂之方也黄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周公作

勺咸池備矣六莖澤及根莖也五英茂也大章章之也韶繼也夏大也濩救也武言以武功定天下勺言酌先王之道自夏以往其流不可得聞也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器用陳張周官具矣夫禮樂者威儀足以充目聲音足以動耳詩謌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觀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享作之朝廷則君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莫不虛已竦神悅而承流是以海內通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耀日新

化上遷善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至於萬物化天地順而嘉祥應故詩云鍾鼓煌煌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至於末世衰亂殷紂斷棄先祖之正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周道既缺而王官失業雅頌相錯禮樂大壞諸侯設兩觀乘大輅大夫八佾舞于庭政遂陵遲而不變於是桑間濮上鄭衛宋楚之聲並出內則致疾短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偽之人因而飾之以熒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

故秦穆公遺戎樂而由餘去齊人饋女樂而孔子行自此禮樂喪矣漢興乃復存之禮樂古事稍稍增集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水絕八月相國曹參薨謚懿侯九月長安城成十月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賜民爵户一級

六年十月齊王肥薨謚悼惠王夏六月舞陽侯樊噲薨謚曰武侯留侯張良薨謚文成侯高帝十四年留侯果得穀城山下黄石及薨與石并葬復置太尉官周勃為

太尉太尉秦官掌武事自先王之立官名雖不同其致一也昔伏羲氏龍名神農氏火師火名黃帝雲師雲名少昊氏鳥師鳥名顓頊以來為民師民名有重黎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唐虞致羲和四子十有二牧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種百穀契作司徒訓五品皐陶作士官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作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夏殷所聞畧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

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太師太傅太保坐參天子而議政事不統職又立三少為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為三孤兼卿而九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改立臣官漢因循而不革從簡易隨時之宜丞相金印紫綬有左右丞相佐天子助治萬機高帝更名相國緑綬復為丞相御史大夫位上卿副丞相銀印青綬太尉有長史丞相置兩長史御史大夫置兩丞一曰中丞外督部刺史一曰内史掌祕書受公

卿奏事舉掌劾章秩皆千石武帝置丞相司直掌左丞相舉不法秩比二千石前後左右將軍掌武衛本周末官秦因之金印紫綬位上卿奉常掌郊廟祭祀禮樂典經景帝更名太常卿郎中令掌宮殿門户宿衛屬官武帝更名光禄勲衛尉掌宮門衛士屯兵諸侯司馬太僕掌輿馬屬官廷尉掌刑辟典客掌諸侯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武帝更為大鴻臚宗正掌視親屬官治粟内史掌寶貨景帝更名大司農令武帝更改為大司農少

府掌山海河澤之税及供養内職屬官凡九卿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廷尉無丞有正監秩比千石中尉掌徼廵京師位秩與卿同武帝更名執金吾太子太傅少府古官也將作少府掌治宗室事景帝更名大匠詹事掌后太子家令景帝更名長信少府武帝更名長樂少府將作官與詹事同并職景帝更名大長秋成帝省詹事并大長秋典屬國事掌蠻夷降者武帝省職并鴻臚内史掌京師景帝分置左右内史武帝更名内史為京

兆尹左內史為左馮翊主爵中尉掌列侯景帝更名為都尉武帝更名為右扶風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風秩比二千石丞六百石皆秦官唯內史為周官司隸周官漢為司隸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及掌四城門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騶騎馬長水校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虎賁校尉掌輜重騎士皆武帝時置之西域都尉并加官以騎都尉使護西

域有副校尉宣帝置也自司隸已下至副校尉秩比二千石有左右丞秩六百石五官中郎將左右將軍秩比二千石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大中大夫秩比二千石掌論議諫議大夫秩比六百石奉車都尉掌御乘輿騎馬都尉掌騎馬秩皆二千石侍中左右諸曹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皆列侯將軍大夫騎都尉尚封令太監令太官令至郎中無常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皆加官得入禁中其後侍中或特綰諸曹吏綬尚書奏事諸

吏問舉劾按不法散騎並乘車輿給事中黄門亦加官
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帝位次中常侍侍郎
左右有給事中黄門侍郎位從將軍大夫官皆秦制也
凡爵二十級一曰公士二曰上造三曰簪褭四曰不更
五曰大夫六曰官大夫七曰公大夫八曰公乘九曰五
大夫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十二曰左更十三曰
中更十四曰右更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十七
曰駟馬車庶長十八曰大庶長十九曰關内侯二十曰

通侯以賞功勞皆秦制諸侯王高帝初置之金印紫綬治其監官掌監郡縣秩比六百石後為刺史郡守掌治其郡郡都尉掌左守典職皆有丞縣令長掌治其縣萬户以上為令秩比千石下至六百石而不滿萬户為長秩皆五百石皆有丞尉皆秦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
荀悦曰諸侯之制所由來尚矣易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孔子作春秋為後世法譏世卿不改世侯昔者聖王

之有天下非所以自為所以為民也不得專其權利與天下同之唯義而已無所私焉封建諸侯各世其位欲使親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為置賢卿大夫考績黜陟使有分土而無分民而王者揔其一統以御其政故有暴禮於其國者則民叛於下王誅加於上是以計利慮害勸賞畏威各兢其力而無亂心及至天子失道諸侯正之王室微弱則大國輔之雖無道不得虐於天下賢人君子有所周流上下左右皆相夾輔凡此所以輔相

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也故民主兩利上下俱便是則先王之所以能永有其世也然古之建國或小或大監前之弊變而通之夏殷之時蓋不過百里故諸侯微而天子强桀紂得肆其虐紂脯邪侯而醢九侯以文王之上德不免於羑里周承其弊故大國方五百里所以崇寵諸侯而自抑損也至其末流諸侯强大更相侵伐周室卑微禍亂用作秦承其獘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廢諸侯改為郡縣以一威權以專天下其意主以自

為非以為民深淺之慮德量之殊豈不遠哉故秦得擅其海内之勢無所拘忌肆行奢淫暴虐天下然十四年而滅亡故人主失道則天下遍被其害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賢人君子復無息肩衆庶無所遷徙此民主俱害上下兩危漢興承周秦之弊故兼而用之六王七國之難作者誠失之於强大非諸侯治國之咎其後遂皆郡縣治民而絶諸侯之權矣當時之制未必百王之法也凡長吏秩二千石上皆銀印青綬比六百

石已上皆銅印墨綬比二百石已上皆銅印黄綬其後雖不及六百石其長相皆墨綬除八百石五百石秩

荀悦曰先王之制禄也下足以代耕上足以充祀故食禄之家不與下民争利所以厲其公義塞其私心其或犯逾之者則繩以政法是以君子勸慕小人無怨若位苟禄薄外而不充憂匱是卹所求不贍則私利之制萌矣放而聽之則貪利之心濫矣以法繩之則下情怨矣故位必稱德禄必稱爵故一物而不稱則亂之本也今

漢之賦祿薄而吏非員者衆在位者貪於財產規奪官民之利則殖貨無厭奪民之利不以為恥是以清節毀傷公義損鈌富者比公室貧者匱朝夕非所為濟俗也然古今異制爵賦不同祿亦如之雖不及古度時有可嘉也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是謂正朔王者惡之夏五月日有食之秋八月帝崩于未央宮太后哭而淚不下侍中張辟强者張良子年十五餘謂陳平曰太后泣

不下淚者畏君等危呂氏宜請呂産呂祿為將監南北軍事太后必喜君等免禍平從之太后果喜而泣之淚下九月皇帝葬于安陵

悦曰本紀稱孝惠内修親親外禮傳相優寵齊悼趙隱愛篤矣可謂寛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枉流濫哉深可悲矣

前漢紀卷五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陳　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前漢紀卷六

高后紀

漢　荀悅　撰

初高后命孝惠張皇后取後宮美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立爲皇帝皇帝年幼高后臨朝稱制立兄子台爲楚王台弟產爲梁王祿爲趙王封諸呂六人爲列侯高皇后將王諸呂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皇帝定天下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問左

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平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諸劉今陛下稱制王諸吕無所不可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諸君背要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勃曰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安漢社稷君不如臣后乃左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謝病免杜門不出冬十一月徙丞相陳平為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食其沛人也初吕后獲於楚食其常以舍人侍得幸及為丞相不典治相監宫中事如郎中令羣臣皆因決事先是或毀食其於惠帝

惠帝欲誅之平原君朱建為説惠帝幸臣閎籍孺曰君
幸於帝天下莫不聞者今辟陽侯幸於太后而下吏道
路皆言君讒之今日辟陽誅明日太后含怒亦誅君耳
於是籍孺懼入言於帝而出之朱建者故黥布相也布
之反建諫止之高帝賜建號平原君建為人口辯初名
廉直行不苟合辟陽侯欲交建建不肯及建母死家貧
無以収葬陸賈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
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賈曰平原君必不知君者為其

母今其母死家貧無以葬之君誠能厚送葬之則彼爲君死矣食其乃奉百金列侯貴人以食其故往賵送之凡百金而建受之及吕氏之誅其卒見全者皆建之力也後淮南厲王長誅食其建以食其客故事及之建自殺

元年春正月詔曰孝惠帝欲除三族辠及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賜民爵戶一級夏五月丙申趙王宫中叢臺災立孝惠美人子五人彊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

王弘為襄城侯朝為軹侯武為壺關侯秋七月桃李花

高后怒御史大夫趙堯之為趙王謀也免堯官抵罪上

黨太守任敖為御史大夫

二年春正月詔班序列侯功臣位次藏于高廟世世勿

絶嗣二月乙卯晦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夏六月日蝕

秋七月恒山王不疑薨立襄城侯弘為恒山王行五銖

錢之制夏殷以前無文焉周制則有文凡錢外圓內方

輕重以銖周景王以錢輕更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外

有周郭泰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興復輕之齊悼惠王子章入宿衛封朱虚侯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餘家秋星晝見伊水洛水溢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溢流八百餘家其在洪範為水不潤下

四年夏四月少帝出怨言知高后殺其母后乃幽之于永巷詔曰皇帝久病昏亂不能奉宗廟廢之五月立恒山王弘為皇帝

五年春三月南越王尉佗自稱南越武帝是時禁南越關中市鐵器尉佗曰先帝與我通使勿絶今高后聽讒臣之言別異蠻夷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自以為功令自稱越帝欲攻長沙秋八月淮陽王彊薨

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備匈奴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六月匈奴寇狄道攻河陽行五分錢朱虛侯弟興居封東牟侯皆入宿衛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冦狄道春正月趙王友死于邸呂氏女為趙王后王后妬譏王於高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年後吾必擊之高后怒之至邸令衛士圍之不得食遂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謚為幽王後徙梁王恢為趙王己丑晦日有食之既在營室九度為宮室之中高后惡之曰此為我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則災異消矣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咼用其良言人君失政則日月失行中道南

曰黃道南至東井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至東井去極近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日至於牽牛去極遠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長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分西至婁去極中秋分東至角去極中立八尺之表而晷長七尺三寸六分日為陽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寒凉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此之謂也至若南北失度晷

進而長則為寒退而短則為暑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恒寒若豫恒燠若一曰晷長為涼若晷短為旱若奢為扶扶者邪臣進正直䟽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東立春春分從青道立夏夏至從赤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然一决之於房從中道若月失道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隂道則隂雨箕軫之星為風畢星為雨故

月失度入箕軫則多風入畢星則多雨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沲矣言多雨也凡災異所起或分野之國角亢氐韓鄭也房心宋也尾箕燕也斗牛吳也牽牛須女越也虛危齊也營室東壁衛也奎婁魯也胃昴畢趙也觜參魏也東井鬼秦也柳星張周也翼軫楚也

荀悅曰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由影之象形響

之應聲是以明王見之而悟勑身正已省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生自然之應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詳難得而聞矣豈不然乎災祥之報或應或否故稱洪範咎徵則有堯湯水旱之災稱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寧莫我聽稱易積善有慶則有顏冉天疾之凶善惡之效事物之類變化萬端不可齊一是以視聽者惑焉若乃稟自然之數揆性命之理稽之經典校之古今乘其三勢以通其精撮其兩端以御其中參伍以變錯

綜其紀則可以髣髴其咎矣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雖加人事終身不可成者是謂三勢凡此三勢物無不然以小知大近取諸身譬之疾病不治而自瘳者有治之則瘳者有不治則不瘳者有雖治而終身不可愈者豈非類乎昔虢太子死扁鵲治而生之鵲曰我非能治死為生也能使可生者生耳然太子不遇鵲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疾雖醫和亦不能治矣故孔子曰死生有節又曰不得

其死然又曰幸而免死生有節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凡此皆性命三勢之理推此以及教化則亦如之何哉人有不教而自成者待教而成者無教化則不成者有加教化而終身不可成者故上智下愚不移至於中人可上下者也是以推此以及天道則亦如之災祥之應無所謬矣故堯湯水旱者天數也洪範咎徵人事也魯僖澍雨乃可救之應也周宣旱應雖變之勢也顔冉之凶性命之本也

猶天廻日轉大運推移雖日遇禍福亦在其中矣今人見有不移者因曰人事無所能移見有可移者因曰無天命見天人之殊遠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氣流通者人共事而同業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終始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異也兼三才而兩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有同有異據其所以異而責其所以同則成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弊矣孔子曰好智不好學其弊也蕩末俗見其紛亂事變乖錯

則異心横出而失其所守於是詭蕩反道之論生而誣神非聖之議作夫上智下愚雖不移而教之所以移者多矣大數之極雖不變然人事之變者亦衆矣且夫疾病有治而未瘳瘳而未平平而未復教化之道有教而未行行而未成成而有敗故氣類有動而未應應而未終終而有變遲速深淺變化錯于其中矣是故參差難得而均矣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凡三勢之數深不可識故君子盡心力焉以任天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具此之謂乎呂産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立營陵
侯劉澤為瑯邪王澤高帝族昆弟本以將軍擊陳豨有
功故封齊齊人田生嘗遊之資以千澤澤以三百金為
田生壽乃謂太后所幸中謁者張釋卿曰太后欲王諸
呂及重自發之恐大臣不聽今釋卿最幸于太后何不
諷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呂氏既王萬户侯亦釋卿
有釋卿從之諸呂已為王高后賜釋卿金千斤釋卿以
其半進田生田生不受又説曰呂氏之王也大臣未服

令劉澤於諸劉長大臣所信獨不見用常有觖望也今
令太后裂地十餘縣以王之彼喜而去諸呂王益固矣
遂封澤為瑯邪王夏五月尊昭靈夫人為昭靈后武哀
侯為武哀王高帝姊宣成夫人為昭哀后六月趙王恢
自殺呂產女為趙王后後宮皆諸呂女也擅權王不得
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鴆而殺之王悲愁自殺呂后以
為用婦人言故自殺無思奉宗廟之禮廢其嗣朱虛侯
章怒呂氏專權侍宴高后令章為酒令章自請曰臣將

種也請以軍法行酒令后可之酒酣章進起舞曰請為太后作歸田之歌皇太后笑曰汝安知田事試說之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類者鉏而去之高后嘿然有頃諸呂有一人亡酒章追斬之太后及諸左右大驚以前許章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諸呂憚章大臣皆依朱虛侯兄弟以為强是時大臣憂諸呂之亂陸賈說陳平周勃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權不分今為社稷計在二君掌握耳何不能交太尉勃乎

以千金為太尉結歡勃亦如之遂戮力同心平乃賜賈
金五百斤僮百人八月燕王建薨南越侵長沙遣隆慮
侯周竈將兵擊之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諸中宦者令丞皆賜
爵關内侯食邑高后夢見物如蒼狗撠后腋忽然不見
卜之云趙王如意為崇遂病腋傷夏江水漢水溢流萬
餘家河内水溢流萬家秋九月辛巳高后崩于未央宫
諸吕恐為大臣所誅謀作亂欲廢少帝而立吕産朱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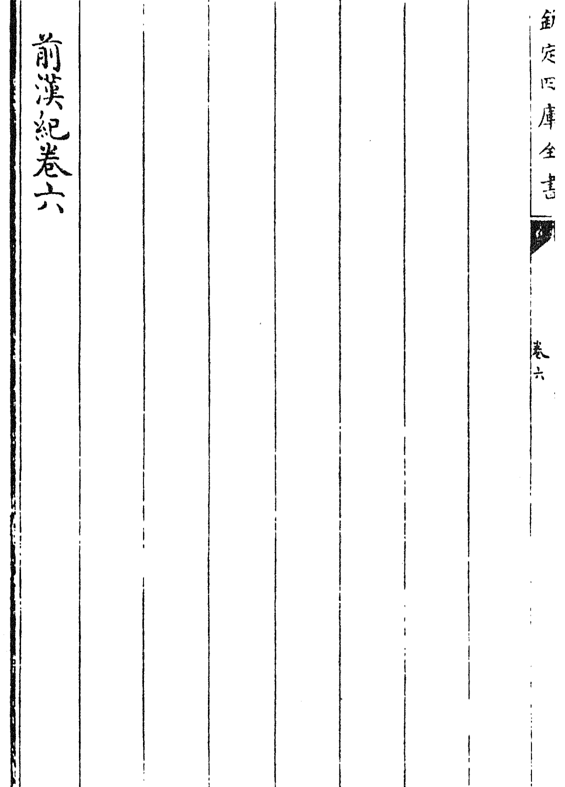
侯婦呂祿女密聞其謀告章章乃使人陰告其兄齊王
嬰令發兵西章及興居欲從中與大臣為内應誅諸呂
立齊王齊王令人誘瑯邪王欲令與二國兵瑯邪王既
至因留之悉發瑯邪兵以中尉魏勃為將軍并將之呂
産等遣大將軍灌嬰擊齊王嬰乃陰與齊王約留兵屯
滎陽曲周侯酈商其子寄與呂祿善周勃陳平使人執
刼商而令寄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定天下劉氏所立
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義事已布告諸侯王諸

侯王以為宜今大后崩少帝幼足下不急之國守蕃乃為上將將兵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綬因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祿然其計報産及諸呂多以為不便計未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嬃嬃怒曰汝為將軍而棄軍呂氏今無類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之堂下曰無為他人守也八月太尉周勃復令寄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綬辭去

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者右袒為劉氏者左袒軍皆左袒勃遂統北軍兵而朱虛侯將率千人入未央宮斬呂產辛酉斬呂祿諸呂無問長幼皆斬之大臣謀以為少帝及諸王皆非惠帝子欲盡誅之立齊王議者曰王暴戾虎冠之代王母家薄氏君子也且代王親高帝子於今為長仁孝聞於天下以子則順以賢則大臣安乃迎代王東牟侯興居與太僕夏侯嬰陰共入宮中誅少帝於

是告齊王令罷兵諸吕之始王也吕后畏大臣及有口辨者陸賈為太中大夫自度不能爭之乃謝病免於是以所使越時囊中裝千金以與五子各二百斤令為産業賈常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與其子約曰過汝家給人馬酒食極歡十日有寶劍直百金所死家得寶劍一歲中往來及過他家卒不過再三遊於漢廷公卿之間名聲甚顯及誅吕氏立孝文賈頗有力本傳曰當孝文之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賣友者謂見利而忘

義若寄父為功臣而又被執刼雖權賣呂禄以安社稷
義存君親可矣淮南丞相張蒼為御史大夫
讃曰本紀稱孝惠高后之時海内得離戰爭之苦君臣
俱無為故惠帝拱已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而天下
宴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矣及福祚諸吕大
過漸至縱横殺戮熇毒生於豪强頼朱虚周陳惟社稷
之重顧山河之誓殲討簒逆匡救漢祚豈非忠哉王陵
之徒精潔心過於丹青矣



前漢紀卷六

前漢紀卷七

漢 荀悅 撰

孝文皇帝紀上

初大臣迎王於代郎中令張武議曰大臣未可信王宜稱疾無行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其望一也高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也漢興除秦苛政人人自安難搖動三也

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不為使其黨豈能專一邪且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之强必無異心矣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聞於天下故大臣迎大王大王勿疑卜之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王乃令舅薄昭見太尉周勃還王乃行羣臣迎于渭橋太尉周勃進曰請避左右以閒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王謝曰至邸議之閏月朔之代邸王西向讓帝位者三南向

讓者再遂即皇帝位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赦天
下賜民爵一級酺五日
元年冬十月皇帝見于高廟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
于代封太尉周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將軍灌
嬰邑各三千戶金三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二千戶
金千斤十有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瑯邪王澤
為燕王除収孥相坐法律春正月有司請早建太子上
謙讓不聽有司固請上曰諸侯王功臣多有賢者而曰

必子人其以朕忘賢與有德者而専于其子非所以憂天下有司請曰立嗣必子所從來久矣今適宜立而更求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子啓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許焉而立之封將軍薄昭為軹侯三月立皇太子母竇氏為皇后初孝惠時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家在清河賂主者吏願至趙吏誤置代伍中竇姬泣啼而行既至代幸於王生景帝而代王后及其四子皆先亡故竇姬為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家於

長安絳侯等曰吾屬命乃懸於此兩人為選賢人令與居止由此皆為退讓君子詔曰今方春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咸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朕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於是出布帛米肉賜之其肉刑耐罪已上不用此令楚元王交薨丞相平病讓位於太尉周勃為左丞相位第一平為右丞相位第二大將軍灌嬰為太尉上問勃天下一歲決獄錢穀出入幾何謝不知甚愧之上以問

平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對曰陛下不知臣駑下使臣待罪宰相宰相在上佐天子調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内親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職上曰善勃出謂平曰君素不教我對平曰處其位獨不知任或謂勃曰君誅諸吕立代王威鎮天下受厚賞處尊位久即禍及身矣勃謝病歸相印平轉為右丞相太中大夫陸賈使越上賜尉佗書曰朕願以南越王自治之雖然王之

號為帝兩帝並立豈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路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由也王之昆弟在真定已使人存問修治王先人塜墓願與王分棄前患從今已來與王通使如故故使賈喻意南越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曰高后聽信讒臣別異蠻夷故改號聊以自娛自帝其國未敢有害於天下老夫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凡以不得事漢故也陛下幸哀憐臣通使如故老夫死骨不朽不敢為帝謹北面因使者奉獻夏四月齊楚地震山

崩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本志曰為水沴土六月令郡國無來獻封衛將軍宋昌為壯武侯又令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皆增邑吏二千石已上從高帝者皆食邑齊王襄薨

二年冬十月丞相平薨謚獻侯十有一月乙亥周勃復為左丞相癸卯晦日有食之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是時上勤於政事躬行節約思安百姓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幃帳無文嘗欲為露臺計直百金

曰此中民十家之產遂不為也太中大夫賈誼說曰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未嘗聞也古人有言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物力必還且歲有飢餓天之常行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卹卒然邊境有急數百萬之衆國家何以饋之方今之務務在絶末伎遊食之巧驅民而歸之於農太子家令晁錯復說上曰今土地人民不減於古無堯湯水旱之災而畜積不及

古者何也以地有餘利民有遺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物未盡出遊食之士未盡歸農夫飢寒切于肌膚慈母不能以保赤子君安能以有民夫金玉寶貨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流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下輕倍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而逃亡者得輕資矣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市非可一日而成一日不得則飢寒並至是故明王貴五穀

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作者不過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三百石春耕夏種秋收冬藏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給縣官供徭役憂病艱難其中勤苦如此然復時被水旱蝗虫之災急政暴賦朝令暮得有者賣賣無者倍舉是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衆也而商賈大者積儲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重綵食必重肉無農夫之苦有百千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乘

良策肥千里遊遨此商人所以兼農人農人所以流亡也今漢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主之所貴俗之所賤法之所卑吏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惡相忤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矣當今之務在於本農使民勸業而已欲人務農在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塞下即得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粟粟有所行而國用足矣不過三年塞下之粟必多矣上從之

荀悅曰聖王之制務在綱紀明其道義而已若夫一切之計必推其公義度其時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則不由之春正月詔開籍田漢初國家簡易制度未備衣食貲粮無限富者衍溢貧者或不足若蜀郡卓氏家僮千有餘人程鄭七八百人皆擅山川銅鐵之利運籌筭上爭王者之利下固齊民之業若宛孔氏之屬連車騎以交通王侯貿易貨賂雍容垂拱坐取百倍皆犯王禁隱於不軌

荀悅曰先王立政以制為本三正五行服色歴數承天之制經國序民列官布職疆理品類辨方定物人倫之度自上已下降殺有序上有常制則政不頗下有常制則民不二官無淫度則事不悖民無淫制則業不廢貴不專寵富不獨奢民雖積財無所用之故世俗易足而情不濫姦宄不興禍亂不作此先王所以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立德興功為政之德也故曰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矣本傳曰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

大夫已下至於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有序而民志悉定於是裂土地之宜教之種殖畜養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斤斧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蹊隧旣順時而取物然而山不槎蘖田不伐夭豚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畜足功用如此之備然後從四民因其土宜任其智力安其居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欲

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及至周室道衰禮法墮壞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其流至於士庶莫不離制度稼穡之人少商賈之人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遲至於桓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靡不制僭差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難而求利篡殺取國者為王公刼奪成家者為侯伯禮義不足以制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

文繡犬馬餘菽粟貧者裋褐不完食蔬飲水俱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寠雖為僕虜猶無愠色故夫飾變詐為姦宄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隨理不免乎飢寒之患其化自上興由法度之無限也故易曰君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立制度之謂也太子太傅張相如免太中大夫石奮為太子太傅奮趙人也初為小吏事高帝恭敬謹慎甚見親信於是以選傅太子立趙王遂弟辟彊為河間王朱

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夏五月詔曰古有誹謗之木所以通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心而上無由聞其過今其除之秋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使符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又食之詔曰前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遂免勃就國十二月太尉灌嬰為丞相罷太

尉官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初高帝八年過趙趙王獻美人幸有身生厲王長趙王不敢内之築外宮而處之及貫高事盡捕王家厲王母亦在繫中其弟趙廉因辟陽侯言吕后吕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强爭厲王以生母以恚自殺趙廉奉厲王詣長安高帝憐之令吕后母之厲王有才力力能扛鼎怨辟陽侯不赦其母乃造辟陽侯即自袖金椎椎殺之馳詣闕肉袒請罪上赦之不治五月匈奴寇北地河内丞相

灌嬰擊之衛將軍軍長安上自至高都因幸太原見羣臣故人皆賜之舉功行賞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留太原遊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上自擊胡乃發兵反秋大旱七月上自太原還八月將軍柴武擊濟北王興居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謚懿侯正月御史大夫張蒼為丞相袁盎為御史大夫時御史大夫韋孟缺是時上徵河東太守季布欲以為御史大夫聞其使酒乃不

用遣歸郡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者家無所與六月雨雪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為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繫詔獄勃在國常恐懼每郡守使丞尉行縣勃常被甲持兵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吏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止勃以公主為証公主孝文女太子勝尚之及薄昭為言薄太后因請上曰絳侯奉高帝璽持兵於北軍此時猶不反今居一小縣乃反邪上赦勃復爵邑就國勃出曰吾常將百萬衆於北軍安知獄吏之貴哉

作顧成廟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更造四銖錢賈誼諫曰法使民得顧租鑄錢錢敢雜以鉛鐵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偽雜巧則不得贏辦利巧之甚微其利甚厚夫事有招禍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絕其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農事棄捐採銅日多姦不可絕已潁川人賈山上書諫曰夫錢者無用之器而可用易富貴富貴

者人主之操柄令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
不聽又上書言前世之戒曰昔秦賦歛重數以奉奢侈
起咸陽至雍離宫三百鐘鼓幃帳不移而具爲阿房之
殿高十數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爲宫室之盛乃至於
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
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海濱之觀畢至道廣五十
步三丈而樹又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
麗乃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葬於驪

山使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達三泉采合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遊觀上成山林為葬埋之奢乃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塊而託葬焉百姓不勝其役疲弊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天下以壞宗廟將滅絕矣始皇居絕滅之中猶不自知乃東巡狩至會稽瑯邪刻石紀功自以為過於堯舜以古謚法為少更以數為謚欲以一至萬世而死不盈

數月天下四面攻之兵破於項羽地奪於劉氏豈不哀哉始皇不自知無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是以道諛者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論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此之謂也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今陛下將興堯舜之道猶自勉

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止歲貢省廐馬以賦郡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匹以賑貧乏禮高年平刑獄天下悅喜臣聞山東吏有布詔令民雖老病或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所成功業之所就矣今聞或者陛下從方正賢俊之士與之射獵以傷大業臣竊悼之願止射獵以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基上輒優容而納其言然明堂太學猶未足興是時吳王即山鑄錢而幸臣鄧通

亦賜銅山得自鑄錢吳王鄧通錢甚盛矣通蜀人也上嘗夢欲上天而不能有一黄頭郎推之顧見其衣後穿覺而求之漸臺見郎中鄧通衣後穿如夢中所見遂寵幸之通亦謹身媚上而已不得預政事有善相者相通云當貧餓死故賜通銅山得自鑄錢上嘗親讌飲通家上病癰通嘗吮之上曰誰最憐我者通曰莫若太子上令太子吮癰而色難得通前吮之太子慙由是心恚通及即位以通盜去徼鑄錢遂盡按沒入財物卒窮餓寄

死人家徙代王武為懐陽王徙太原王參為代王

六年冬十月桃李花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發覺徙蜀

郡道死於雍謚曰厲初長居國驕恣不用漢法出稱警

入稱蹕自作法令上令將軍溥昭與長書責之曰大王

以千里為宅居以萬人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今太

王所行危亡之道高皇帝之神靈必不廟食於大王之

手矣昔周公誅管蔡以寧周室高帝廢代王以便事濟

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行之於前漢用之於後

今大王欲以親戚之意故望於上大王終不可得也宜急改行上書謝罪王得書不悅復令人使閩越匈奴與棘蒲侯太子柴奇謀反羣臣廷尉雜奏表請論如法制詔曰朕不忍致法其赦長死罪廢王有司請徙長蜀郡邛都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載長以輜車令縣次傳送給肉日五斤酒五升令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之長在道怨不肯食而死乃以民禮葬于雍置守墓三十家而誅諸縣送傳不謹者淮南王之徙也中郎將楚人袁盎

諫曰淮南王為人剛强行道有不遂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將苦之耳令還之及長死上悲號甚恨盎曰陛下有高世之名三此不足毀名陛下在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目不交睫睡不解衣冠湯藥非陛下口所嘗不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陛下親以王者行之孝過曾參遠矣諸吕用事大臣專制陛下從代來乘六乘之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下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名立

陛下五讓過於許由四矣陛下遷淮南王欲使改過有
司宿衛不慎故病死上意乃解上從霸陵欲西馳下峻
阪盎進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聖主不乘危陛
下乘六騑馳不測之山比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
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苑皇后慎夫人在禁中
嘗同坐及坐郎署盎却慎夫人席慎夫人怒不肯坐上
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上下恊和妾主豈可
同坐哉陛下所幸慎夫人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豕乎

上乃悅以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宦者趙談數毀盎盎患之盎兄子種謂盎曰宜庭辱之使其毀不用後上出趙談參乘盎伏之車前曰古者天子所共與六尺乘輿者皆天下豪俊今漢雖乏之人陛下獨奈何與刑餘之人共載上笑推談下談泣下車

七年夏四月赦天下六月辛酉未央宮闕罘罳災本志以為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罘罳在外諸侯之象也僭大之咎也典客馮敬為御史大夫

八年夏封淮南王子四人安為阜陵侯勃為安陽侯賜為周陽侯良為東城侯梁王太傅賈誼知上將復王之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陛下幸赦而遷之疾病而死天下誰不以王死之為大當今復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雖割之而王四子四子一心此非有白公子胥興於廣都之中必有專諸荊軻起於兩楹之間矣誼又上書言前世事曰大臣強者先反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制國小則無邪心

令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從制則天下安矣割地定則為若干國令諸侯王子孫各以次授先祖之分地其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示無所私焉今進言者皆曰天下已治臣獨以為未也夫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今大國之王幼弱漢之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疾而罷彼自丞尉已下徧置

私人則難作矣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以天子之
位乘今之時尚為難治假使陛下居齊桓之處將能九
合諸侯而一匡天下乎假使韓信彭越黥布此數公存
者當此之時陛下即位能自安乎今為漢治者無勤勞
之苦不乏鐘鼓之樂可使諸侯軌道天下順治也承奉
宗廟至孝也以育羣生至仁也垂法立業至明也當時
大治使後世誦聖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
與漢罔極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在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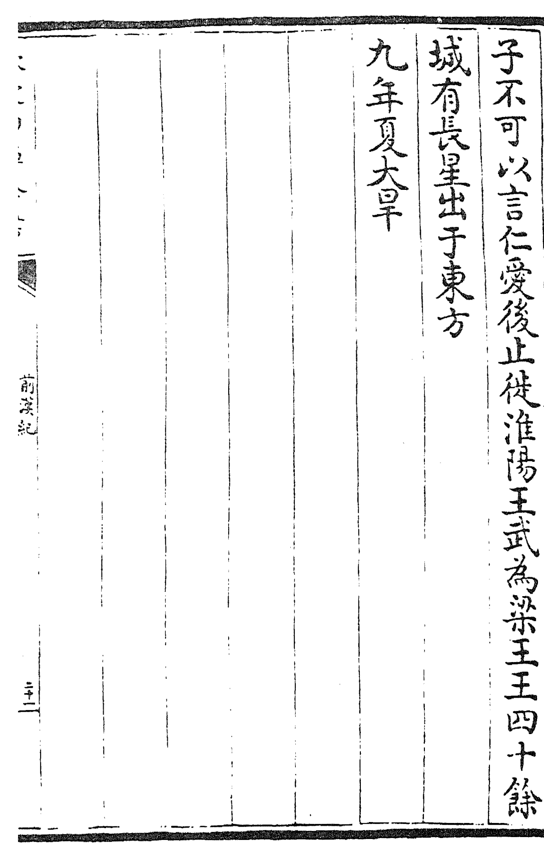
致此非難也陛下誰憚之而久不為此令天下之勢方倒懸天子者天下之首蠻夷者天下之足夷狄徵令主上之操也天下供貢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甚為執事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必繫單于頸而制之死命不獵猛敵而獵田豕臣竊為陛下不取又今賣童僕者為之文繡衣之絲履富人嘉會以綺縠環墻屋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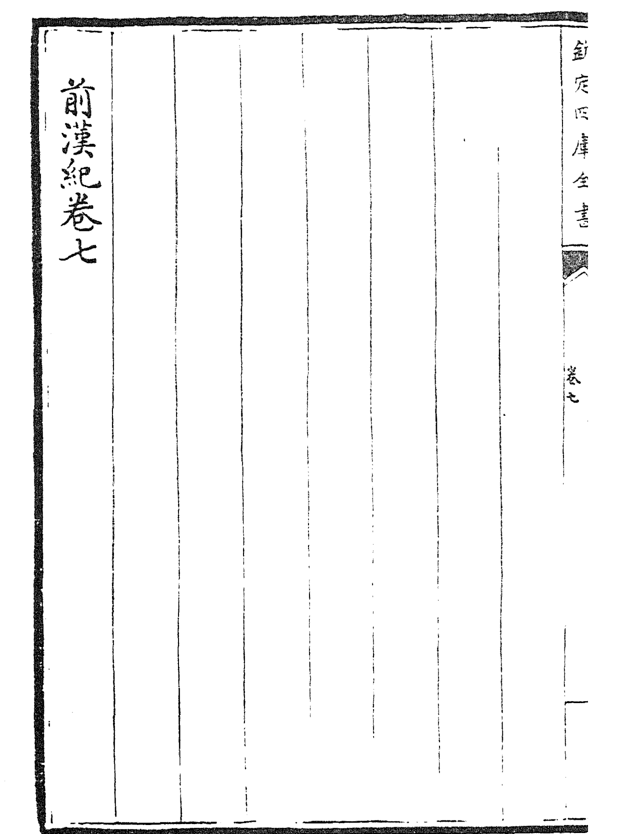
飾天下之不危者殆未之有也三代有天下之長而秦享世之短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始生而教固以行矣成王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太保保其身體太傅傅其徳義太師導之教訓又為置之三少皆上大夫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逐去邪人不使見邪行者皆選天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生則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孔子曰幼成若

天性習慣若自然及太子少長即入於太學承師道問
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誹
謗之木敢諫之鼓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敬也養
三老五更所以明孝弟也行以和鸞步中采薺趨中大
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
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三代所以
長久者其輔翼太子必有此具也及秦即不然棄禮義
辭讓而上告慰刑罰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非

斬劓人則夷三族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殺人忠
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視殺人如刈草菅然
豈惟胡亥之性惡哉所以導之者非其理也人主之所
慎在其所趣舍以禮義治民者積禮義以刑罰治民者
積刑罰禮義積而民和親刑罰積而民怨倍教化行而
民康樂法令行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古者
聖王制為等列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廉恥節
儉以治君子大臣有罪賜死而無戮辱古者大臣有大

譴呵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於上不執縛係引而行有大罪北面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設廉耻以遇其臣臣下則厲節行以報其上上善其言自是大臣有罪不及刑獄誼又以為代邊近匈奴而梁淮陽皆小不足以禦捍齊趙淮陽足以捍吳楚則無山東之憂萬世之利昔秦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今陛下垂拱以成六國之禍不可以言智也雖身之無事萬年之後傳之弱


子不可以言仁愛後止徙淮陽王武為梁王王四十餘
城有長星出于東方
九年夏大旱



前漢紀卷七

前漢紀卷八

孝文皇帝紀下

漢　荀悅　撰

十年冬上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有罪自殺張釋之爲郎十年不得調用欲歸袁盎賢之言於上以爲謁者僕射上幸上林苑釋之從登虎圈上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尉對響應無窮上曰爲吏不當如此邪詔釋之拜嗇夫欲爲上林令釋之進曰陛下以周勃

張相如何如人上曰長者也釋之曰此兩人稱為長者言事曽未出口豈若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吏爭以苛察相髙故政陵遲至於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爭口辯無實上之化下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察上曰善乃止拜釋之為公車令時梁王來朝與太子共載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禁止不得入朝劾奏不敬上乃免冠謝太后曰教兒子不謹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及梁王乃得入朝後為中郎

將從上至覇陵上望北山悽然傷懷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可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上稱善

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上至自代夏六月梁王揖薨無子國除揖上之少子也好讀書上愛之故以賈誼為傅王墮馬薨誼自傷為傅無狀旦暮哭泣歲餘亦卒誼時年三十初河南太守吳公以誼為門下

吏吴公以治郡第一徴入為廷尉薦誼為博士至太中大夫時年二十餘表陳政事建立制度上以誼才任公卿絳侯灌嬰等害之上乃疏之後誼為長沙王太傅誼過湘水作賦以辭弔屈原為傅數年上復思誼乃徴之上方坐宣室感鬼神事與誼言至半夜移席就之既罷上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勝之今見不如也以為梁王太傅賈誼謂漢土德所著述凡五十八篇匈奴冦邊狄道

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河決東郡酸棗潰金堤春正月賜
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二月出孝惠後宫美人令得嫁
三月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民之本也三
老衆民之師也廉直吏民之所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
夫之行其遣謁者勞賜各有差及問民所疾苦是歲呉
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長三寸半左角長二寸半圜
皆二寸本志以爲呉後舉兵爲逆之象也
十三年夏除祕祝之官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弗

取其除之名山大川其在諸侯封內各有自奉祠天子之官不領齊及濟南國廢令太祝歲時至祠夏五月詔除肉刑時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有女五人無男當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有益小女緹縈自傷泣乃隨父到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國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聞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身為官奴以贖父刑使得自新天子悲憐其意遂下令曰夫訓導不純而

愚民陷焉或欲改行爲善其道無由也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復何其刑之痛而不得理也其除肉刑有以易之遂改定律六月詔除民田租

荀悅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强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强夫土地者天下

之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已是自專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行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

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
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民弱以防兼幷且為制
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
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畮
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
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為八百八
十畮餘二十畮以為廬舍出入相交守望相接疾病相
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

歲更之換易其處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税税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盗之至還廬種桑萩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畔雞豚狗豕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

爲鄉萬二千五百户比長位下士自此已上稍登一級
至鄉爲鄉卿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
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嗟我父子曰爲
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閭胥平旦坐於右塾比長坐
於左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
分斑白不提挈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
得四十五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巧拙而合習

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各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君臣之禮其秀異者移鄉學學於庠序之異者移於國學學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移於天子之學學于太學命曰造士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升謂之升平三升曰泰二十七年餘九年食謂之太平而王業大成刑措不用王道興矣故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衆衆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故四井為邑邑四為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

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隄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隄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隄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

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馬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率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牧有連卒比年簡車徒卒正三年簡輿徒群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制土定業班民設教立武足兵之大法也上過渭橋有人在橋下乘輿馬驚捕之屬廷尉釋之訊之曰遠縣人也聞蹕匿橋下久已為行過即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犯蹕罰金上怒曰

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即令他馬固不傷敗我乎釋之奏曰法者天子之所與天下共之今如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令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措其足乎上曰善廷尉當如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者下廷尉奏當棄市上大怒曰此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欲置之族矣釋之曰法如是足矣有如萬一愚人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上乃許之曰廷尉當如是也釋之以議法公平甚重於朝廷嘗公

卿大會立庭中有王生者年老矣善為黄老言以處士召見顧謂釋之曰為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罷或以責王生王生曰吾老矣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為名臣故使結韈欲以重之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冦邊以十四萬騎入蕭關殺北地都尉卬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宫候騎至雍起烽火通甘泉上遣三將軍屯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

乗騎卒十萬上親勞軍勒兵申令賜吏卒上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止之乃止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内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出塞師還時上辇過郎署見郎署長馮唐年七十餘矣問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對曰臣趙人上曰吾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謂我言趙将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飯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下也父老知之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臣大父趙時為將卒善廉頗臣父為代郡将時

善李牧故知其為人也上曰嗟乎吾得廉頗李牧之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曰公衆辱我獨無閑處也何以言之吾不能用也唐謝因對曰臣聞古之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自閫以内寡人制之自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卒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牧乃得展其智力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距韓魏

當此之時趙幾霸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殺李牧是以為秦所滅今臣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之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士卒軍人是以匈奴遠遁不敢近雲中之塞虜嘗大入尚率車騎擊之所傷殺甚衆上功幕府誤差六級文吏以法繩之陛下下之吏削爵罰及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賞太輕罰太重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拜唐為車騎

都尉主中尉及郡車騎士至景帝時為楚相卒為名臣
荀悅曰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
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用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
哉夫以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猶見疑不亦痛乎夫知
賢之難用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難也雖在明世且猶若
兹而況亂君闇主者乎然則屈原赴湘水子胥鴟夷於
江安足恨哉周勃質朴忠誠高祖以為安劉氏者必勃
也既定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異哉狼狽失據

塊然因執俛首撫襟屈於獄吏豈不愍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猶孝子之於其親盡心焉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退而憂非懐寵結志於心慕戀不已進得及時樂行其道故仲尼去魯曰遲遲而行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境彼誠仁聖之心夫賈誼過湘水弔屈原惻愴慟懐豈徒忿怨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傅梁王梁王薨哭泣而從死豈可謂不忠乎然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有可悼也此

忠臣所以泣血賢俊所以傷心也上方憂匈奴太子家令晁錯上書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山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平陵漫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易相遠山谷幽澗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二不當一萑葦竹蕭

草木蒙蘢枝葉棲茂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多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將不

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此四者兵之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伎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疲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此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

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十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

衆數千人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弩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將之即有阻險則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技横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裁擇上嘉之而賜璽書寵答曰皇帝敬問太子家令所言兵體聞之書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是以萬聽而萬不當

也錯復上言云遠方之士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之者令室家田作具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其外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山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國造籬落先為屋室次其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其無夫若無妻者縣

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居塞下之人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亡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之錯復言古之徙遠方以實空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土地之宜然後營立邑城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之築室家有一堂兩內門戶之開閉置器物焉民至

者有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之致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姻死生相䘏墳墓相從室家完安此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率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才習地形知民情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則聲相

知足以相救晝戰則眼相見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然後勸之以重賞威之以重罰則死不旋踵矣春三月詔曰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祠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言秦為水德從所不勝漢當為土德其符當有黄龍見丞相張蒼好律歷以漢為水德河水決金隄其符也公孫臣言非是以罷之於

是從蒼議色尚外黑内赤以此從水德
十五年春黄龍見於成紀上召公孫臣爲博士從土德
也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修名山大川之祀秋九
月舉賢良直言上策之曰有司舉賢良明於國家之大
體通於人情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二三大夫之行
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
上三道之要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
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無有所隱著之於篇朕親覽

馬太子家令晁錯對曰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過故自親事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衆生之類無不覆也根著之徒無不載也昭以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及水虫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萬物茂妖孽藏符瑞出澤潤天下光被四海此治國大體之功也臣聞三王臣主皆賢故合謀相附政達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寧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

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動衆使民出於人情而後為之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百姓和親國家安寧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臣聞五霸不及其臣故屬以國任之以政五霸之佐謹身顧法奉公無私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興利除害明賞慎罰直言極諫補主之過德匡天下威正諸侯此人臣直言極諫之功也臣聞秦之衰世任法戮而信讒賊宮室

過度嗜欲無極法令煩僭刑罰暴酷姦邪之吏乗其亂法以成其威上下瓦解内外咸怨故絶嗣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對奏擢為太中大夫齊王肥薨無子國除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於渭陽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色若人冠冕焉天下此瑞宜立祠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始作渭陽五帝廟同宇五殿五門各如其帝色上親郊祀有輝光然屬

天於是拜平為上大夫五月分齊為六國立齊悼惠王子六人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辟光為濟南王賢為淄川王卬為膠西王雄渠為膠東王立淮南厲王三子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建成侯良薨無後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新垣平令人獻之詐言闕下有神玉氣令天下大酺是歲淮陽相申屠嘉為御史大夫

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詐發覺遂謀反誅夷三族春三

月孝惠皇后張氏薨

二年夏上幸雍還幸棫陽宮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

八月戊辰丞相張蒼既免相年老口中無齒以女子為乳母年百餘歲卒著書八十篇言陰陽律歷事蒼之妻妾百數人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為丞相開封侯陶青翟為御史大夫有天狗下梁野天狗如大流星有聲在其地類狗光炎如火照數頃地

三年春正月行幸代秋大雨晝夜不絕四十五日藍田

山水出流一百餘家漢水出壞民室八十餘家所殺三百餘人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諸官奴婢為庶人上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六月齊城門下有狗生角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車騎將軍李勉屯飛狐口將軍蘇隱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周

勃子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將軍劉禮次霸上將軍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單于退遠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大將軍以下出入以騎送迎拜謁已而之細柳軍軍吏被甲執銳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曰天子將至軍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有頃上至不得入於是使使持節召將軍亞夫曰吾欲入勞軍亞夫傳言開壁門尉謂車騎曰將軍令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

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之改容式車使人稱詔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驚上曰嗟乎此眞將軍也曩上棘門如兒戲耳月餘三軍皆罷拜亞夫爲中尉上戒太子曰即有急緩周亞夫可任將軍夏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庫以賑貧民令得買爵

七年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夏六月封竇廣國爲章武侯拜中軍尉周亞夫爲車騎將軍己亥帝崩于未央

宮遺詔曰葢聞萬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喜生而惡死皆厚葬以破其業重服以傷其生吾甚不取且朕以不德獲保社稷託君王之上二十餘年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永惟年之不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終時復供養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悲哀之有其令天下吏民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足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

器無發民哭臨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無得擅哭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它不在令者皆以此令比數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宜因其故無有所改所幸慎夫人已下至少使得令嫁已巳皇帝葬霸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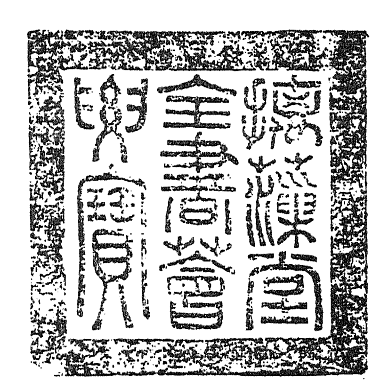
荀悦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由來者尚矣今而廢之以虧大化非禮也雖然以國家之重慎其權柄雖不諒闇存其

大體可也乙外故韓王信之子頹當及孫嬰率其衆來降封頹當為弓高侯嬰為襄城侯

讚曰本紀稱孝文皇帝宮室苑囿車馬御服無所增益有不便輙弛以利民身衣弋綈慎夫人雖幸衣不曳地幃帳無文繡以示敦朴愛費百金不為露臺及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王尉佗自立為帝以德懐之匈奴背約令守邊備不發兵深入無動勞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

等諫說雖切常假借之張武等受賂金錢重加賞賜以
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
數百幾致刑措登顯洪業為漢太宗甚盛矣哉揚雄有
言文帝親屈帝尊以申亞夫之軍令曷為不能用頗牧
彼將有所感激云爾

前漢紀卷八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舉人臣董凝極